

高飞或归巢，皆印刻奋斗的身影

——四名“小镇青年”都市里的去与留

■中国城市报记者 方紫薇

留不下的上海 回不去的东北

“我回不去东北了。”寄身于沪上，加班至深夜，一直是90后上海白领龙沐沐的日常。

3年前，澳大利亚硕士研究生毕业的龙沐沐来到上海打拼，白日穿梭在高楼大厦中，深夜回到出租屋里。辗转过三家企业，经历过漫长的人才引进落户，现今她终于如愿成为了一名“新上海人”。

“再难也得硬着头皮往前冲，因为位于东北的老家城市并没有太好的机会。”提起家乡，龙沐沐的第一反应就是保守，是“投资不过山海关”的焦虑。

“我在上海做咨询工作，服务的对象都是知名品牌，这样的平台是老家那样的东北小城市无法带给我的。我在上海能拿到两万多元的月薪，回到家乡却很难找到匹配自己的岗位。”龙沐沐的想法，也是许多在大城市漂流、出身小城市年轻人的心声。

但深夜刷到“同类”离开上海的新闻时，她又忍不住想念起家乡的安稳——能吃上妈妈做的热饭，线上会议不用开到半夜12点，也不用在凌晨3点因为做不出方案而突然崩溃。

常年的加班，为龙沐沐留下了一身的病痛，她掰着手指细数：“我情绪敏感，易抑郁，甚至在体检时还发现自己长了个结节。等到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，我还要去做手术。”龙沐沐坦诚道，“生活在催促着我往前跑，而我不敢停下来休息。回望家乡，有时也是一种奢侈。”

在采访结束前，龙沐沐对中国城市报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东北振兴的风已经吹了很久，但由于资源枯竭，东北存在很多人口净流出的老龄化县城。家乡正在老去，我这样的年轻人又该怎么办？”

离开北京 想争取县城教师编

从四川某大学艺术系毕业后，95后女生琪琪踏上了北京追梦之路。现实很残酷，一战北京研究生失败后，她当过经纪人，做过书店店员，尝遍了大城市的酸甜苦辣。

2019年，琪琪从北京回到了家乡——苏北的一座小城市，寻到了属于家乡的岁月静好。

当小镇编制录取名单上名校毕业生的身影越来越多，当“逃离北上广”成为青年群体口中经久不衰的话题，当“稳定”“生活成本低”“离家近”越来越成为人们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……

如今，年轻人不再讳言回乡。Just So Soul研究院以Soul APP大量“Z世代”用户为调研对象，发起了一项“小镇青年择业观”的站内小调查（“小镇青年”指出身在三四级及以下的县城、乡镇，在老家生活工作或前往大城市及省会周边城市打拼的青年），超过1000位成长于普通地级市、县城及农村的年轻人进行了有效填写，结果发人深省：在北上广深打拼的异乡人超八成想过回家；而留在家乡工作的“小镇青年”，有59%都不愿前往大城市工作。

选择造就命运。是背井离乡，在大城市拼博出人生的另一重可能？还是返乡寻根，守着父母逐渐老去的面庞？作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“小镇青年”们的悲喜、挣扎、迷茫与圆梦，亦然是一道时代的回声。本期，中国城市报记者将带您听一听属于他们的故事。

“在北京，我总觉得自己‘身如不系之舟’，很漂浮。”她向中国城市报记者直言，“我是独生女，回乡还能陪伴在父母身边，看得见的未来更适合喜欢安稳的我。”

在小城市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：要回乡，先考编。

为了在家乡站稳脚跟，琪琪一边在教培行业积攒小学教师经验，一边考教师资格证，筹备家乡教师编考试。但由于她本科学校非名校，专业又非教育相关，还不是应届毕业生身份，考编之路就显得格外漫长而痛苦。捱至去年，教培行业大变动，她又跳到了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。

“公务员、事业编、教师编，我什么都试过，但我并非应届毕业生，专业招录岗位又太少，迟迟没个落定。”但琪琪没有放弃，“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很喜欢小孩子，我想做正式的老师。”

在她看来，县城生活成本低，节奏慢。住在县城，周末回家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
近日，琪琪报名了家乡县城的教师编考试，招17人，报考人数已经接近500人。“这只是县城啊，竞争太激烈了。”她感叹着，又不得不争，因为合同制的代课老师不稳定，“这不是我的终点。”

“985和211的毕业生永远在公众的聚光灯下，人们羡慕他们的高就，质疑他们的下沉。而绝大部分的‘小镇青年’不是名校毕业生，而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。”琪琪提出了一个疑问，比起名校生，普通“小镇青年”的选择更少，路径更固定，在名校毕业生争相下沉县城后，普通“小镇青年”还会有一席之地吗？

乡村旅游 家乡也有诗与远方

2018年，生于1983年的张小朵最终选择离开大城市，返回家乡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溪口镇，走上创业之路。

“我在大城市的经历比较丰富，做过旅游，经营过电商，

开过酒吧、私家厨房和服装店，那时觉得自己未来有无限可能，诗与远方就在脚下。直到前些年回家时，我见到老去的父母，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”张小朵对记者笑道，“这可能就是四十不惑吧。”说起离开大城市的原因，张小朵举了几个诸如房价高、租房不稳定、难有归属感等理由，并苦笑：“诗与远方也是需要门票的。”

张小朵回到乡镇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也是要依靠创业挣得“门票”。但这并非全然为了自己，她颇为感慨地表示：“我爸妈今年63岁了，我想让他们过上那种不用管我，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旅行的生活。”

乡镇的机会在哪里？经过调研，张小朵将目标瞄准了乡村旅游研学，着力满足孩子们的需求。“将学习与游玩结合起来，服务乡村振兴，我感觉这条路走得挺对的。”她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信心。

在谈及乡镇创业的具体环境时，张小朵则表示，乡镇是孤独的，周围有着相同眼界和想法的青年不多，大家都显得“暮气沉沉”。

但近些年，张小朵却发现了令人惊喜的变化：“从今年开始，我周围创业的人多起来了，我也认识了一些大城市回来创业的朋友，大家可以找到共同的话题。随着县里的发展，领导班子也越来越年轻化，能够理解我们创业者的想法。”

“我希望国家对乡镇创业者的政策能够再灵活一些，更接地气一些，政策门槛再低一些。有时候，我们只是缺人扶上一把。”张小朵说。

带领乡亲脱贫 不后悔回乡创业

乡村是90后创业青年张柱梦想的开始。

2016年，张柱从韩国全南大学毕业归国后，毅然回到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驼峰乡下湾村。为了心中的创业

的多肉盆栽还出口韩国、日本等十多个国家。”

大棚里的多肉盆栽整齐地码放着，红的碧的，连绵成海洋。温室的风扇在轰鸣，保持着适宜的温度与湿度。女村民们利落地贴好胶带，完成快递打包。年轻的主播举着手机在大棚里穿梭，向观众介绍：“这个是58号，数量不多，品相又好，现在下单还有优惠……”

“来这里务工的都是妇女老人，有些下了班还要去接孙子和做饭。大棚靠下湾村比较近，村民来上半天班，可以获得60元—70元的工资，还不会误了家里的农活。”张柱说。

据了解，福柱园艺有限公司扶贫资产薄膜温室的租赁，每年为下湾村、古庄村增加村集体收入20余万元，为建档立卡低收入户的403户1061人分红16余万元。此外，张柱还优先雇用贫困户到企业工作，先后帮助200多人实现增收，40多户贫困户直接实现脱贫，并解决30多名大学生就业。

“国家对乡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扶持，让我的路好走了很多。饮水不忘挖井人，我扎根在乡村，自然也要回馈社会。”张柱表示，他注意到最近国家对县域经济的政策帮扶力度加大，相信自己及公司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。（本文除张柱外，其余人物均为化名。）

梦，张柱一头扎进了自家的承包田地里，专心培育多肉植物，并与合伙人共同创办了连云港福柱园艺有限公司。

当时的下湾村还是省定经济薄弱村，主业是种粮食，张柱却摆弄“中看不中用”的多肉盆栽，亲友们很不理解。而且在初期，他跑去云南、上海等地的花卉市场推销盆栽产品，结果也并不理想。

“企业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得到了政府的创业扶持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大学生创办企业有税费优惠，吸收大学生、残疾人就业也有优惠，农业没有税收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也低，政府甚至还筹建薄膜温室租赁给我做多肉培育基地，鼓励我吸收当地留守村民就近就业。”张柱向中国城市报记者细数着政策利好。

他还乘上了直播带货的东风，招聘主播，开设淘宝、天猫、抖音、快手等直播间，逐渐打开了销路。张柱十分自豪：“我们



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驼峰乡下湾村的90后青年创业者张柱正在温室大棚内进行多肉植物培育工作。朱晓平摄

记者手札

当我们讨论继续在都市里打拼还是回乡时，关注的焦点或本质是什么？

当985、211的硕博毕业生选择扎堆县城甚至乡镇体制内时，人们惊呼学神也“下凡”，焦虑的是“最难就业季”下的人才供求错配，讨论的是当代年轻人趋向保守的就业选择，却甚少深思名校以外的“小镇青年”到底去了哪里？

在灯火不夜天的北上广深，无数挣扎在去与留中的“小镇青年”，正在大城市寻找属于他们的落脚点；在“城头乡尾”的县域，在人口流失的资源型城市，在远离喧嚣的农村，也奋斗着回乡寻根的“小镇青年”。

大时代风云变幻，入城还是回乡，皆是选择。始终不变的，唯有奋斗者的身影。